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二八六

海峰文集八卷海峰詩集十一卷 劉大槐 撰

一

南庄類稿八卷 黃永年 撰

四〇五

白雲詩鈔二卷奉使集一卷靜子日記一卷 黃永年 撰

五六三

海峰文集

海峰文集序

示

卷四

陸國全

去年春予遇劉子畊南於旅舍與之語溫然以和叩其胸中之載情然不可以度量計予固異劉子非尋常人既而出其所為詩賦古文辭及制舉業之文共數十首以示余讀之洋洋乎才力之縱恣無所不極而斟酌經史未嘗一出於矩矱之外因與之訂交攜其文至京師以示縉紳大夫莫不以劉子之文為非世俗所及余於是益信余言之可驗而向者旅舍之遇為不虛已踰年劉子來京師復時時出其近著示余則每進益上蓋劉子之才固足以追步古人而力為之不止方將與古之莊騷左馬杜李諸人馳騁上下而非徒為一世之聞人已也余非私其所好劉子之文具在請以質諸世之有目者共視以為何如也吳趨友人吳士玉書

海峰文集序

海峰先生生長百世之下而其志常在三古以上冥心孤詣不求人知而茫茫斯世亦竟無有知之者豈天方篤生其才而顧重貶其遇耶先生志在經世其蘊蓄而未出者未嘗不欲表著於一時抑塞既久乃偶以其磊砢不平之氣聊寄之詠歌慨歎之間蓋先生之可見者惟此而已瑒以稚弟久侍門牆朝夕蒙其訓示而究無能涉其津涯常用自愧若夫先生之文章足以上繼周秦而下儕唐宋則四方之有目者既已深知而亟許之矣奚俟

海峰文集跋

余言顧竊以為先生之道不施於時而其可見者僅此區區文章之末然知言之君子由其末亦遂可以探其本故願從及門之士刊而布之以與世之抗志勤學明道之賢才共讀焉可也受業弟瑒敬跋

海峰文集卷一目錄

桐城劉大槩著

論著

辨異

觀化

養性

達命

心知

天道上

天道中

天道下

息爭

慎始

叢說

井田

焚書辨

雷說

解駁

海峰文集卷一目錄

難言一

難言二

難言三

書戰國策後

書荆軻傳後

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

泰伯高於文王

書唐學士德俠傳後

書田氏刳股事

海峰文集卷一目錄

書汪節婦事

讀伯夷傳

讀萬石君傳

續難言

續泰伯高於文王



海峰文集卷一

桐城劉大槐著

受業方

國校



論著

辨異

由太極有陰陽由陰陽有五行其於天也為日為月為辰為星其於地也為水火為土石鬱之而為雷燥之而為電散之而為風凝之而為雪霜蒸之而為雨露為雲霞行之而為川止之而為山是數者天地之所以化鬼而育神也有天地然後萬物

海峰文集卷一論著

生矣翼者距者鬣者角者喙者蹄者爪者牙者鱗者介者蹠跚者泳者蠖者踣者蠕蠕者蔓者挺者實者榮華者之生生萬有不窮也而人為貴於是有五常之性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於是有七發之情曰喜怒哀懼愛惡欲循是而往焉於是有學以為人之術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人則必有男女有男女則必有夫婦由夫婦有父子由父子有兄弟由兄弟有朋友人之不能無欲而相與聚處以為生

也。則爭且亂。於是乎有君臣。是故有天子有公。有侯。有伯。有子。男。環。天子之畿。而為國者。有甸服。有侯服。有綏服。有要服。有荒服。一國之中。有君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而農工商賈。以差各職。其所務。是故敬以主之。德以先之。禮以率之。政以明之。刑以恐之。而樂以化之。於是。有黍稷稻粱。瓜瓠茶苴。雞豚狗彘。以為之食。有蠶桑筐績。絲麻布帛。以為之衣。有塾黨庠序之設。有親義信序。別五教之數。有恭重端直之容。有盥漱櫛浴。并總捍遵。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二

之備。有溫清之儀。有哭踊之度。有祔練祥禫之節。有城郭甲兵之守。有宗廟朝廷宮室之制。有朝覲會同聘享征討之事。有司徒司馬司空膳宰役夫之職。有蒐苗獮狩穿絡鞭策縱控之施。而又有繫卵蜨蟪畧留斤斧虞衡之禁。有加冠於首之責。有親迎共牢合卺相見飲酒投壺習射之文。有擊鼙曲拳降登俯仰旋辟揖拜之儀。有玉帛邊豆敦牟卮匱之器。有琴瑟祝敔鐘鏞之音。千戚之舞。有郊社柴望祈禳八蜡之祭。有鞭撻剗刑五流五宅之

威權量以平其偽。龜策以稽其疑。藥餌以治其疾。疾是故。天下之民。有以各安其生。而復其所得於天之固有。而聖人固非有勉強於其間也。是故堯舜禹周孔子。吾儒之於道。順而睇之者也。故其所從事者。實而其言歸於有用。老莊佛異氏之於道。逆而睇之者也。故其所從事者。虛而其言歸於無用。曰彼所以為是紛紛者何也。其初五行而已矣。五行陰陽而已矣。陰陽太極而已矣。太極是無極也。夫既無極矣。而又奚以是紛紛者為哉。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三

吾儒順睇異氏。逆睇橫在中間前面。是順睇却伸開說後面。是逆睇却縮緊說相其風格。當在周秦以上。

觀化

吾與萬物羣生於天地之中其萬有不齊耶其有至齊者存耶張目以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以聽之不可得而聞也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十十之十為百百之十為千千之十為萬其紀之不可勝紀耶其推之而不能自己耶清者寧者靈者蠢者動者植者其為物不同也而莫非物也一物一聲也一物一色也一物之聲聲各聲也一物之色色各色也鳥聲之交交也鵲聲之植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四

植也交交者人見以為鳥也以鳥而聽鳥則其交交也有萬植植者人見以為鵲也以鵲而聽鵲則其植植也亦有萬彼鳥鵲之於視人也亦若是已矣蒼水之民呼中角黃水之民呼中宮白水之民呼中商黑水之民呼中羽微雖然一國一音也一鄉一音也一里一音也一家一音也一人一音也自一人推之至於九州漸之於近也自九州引之至於一人漸之於遠也楚人與越人共語秦人不能別也朝夕與游者是音楚然不出戶外而辨之

矣一乳而兩子不相期而與之相遭庸詎知伯之非仲耶庸詎知仲之非伯耶雖然有辨其父母知其昆弟知之其妻知之其子知之其同室之人亦知之一人之身兩手也兩足也兩眉也兩目也兩耳也兩鼻之竇也一也二也兩手之持一蛇一龍兩足之行一雲一風兩眉之峙一華一蒿兩目之澄一河一江叶兩耳之入一纖一洪兩鼻之出一雌一雄群鳥方哺於林共出求食一鳥銜食先歸其雛望見之軒口嘈嘈而衆巢之雛皆伏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五

彼必有以異其形容故也游蟻求殭行乾邱見魚骨歸以報穴蟻穴蟻以上於巨蟻巨蟻下令珠中率其卒伍二十餘萬衆取之適齊盧過乾邱得之以去巨蟻至尋之不見則怒以游蟻為謬妄言欺我實無臭骨也乃聲其罪群齧而殺之齊之水躁越之水重秦之水泔楚之水弱燕之水沉滯宋之水輕清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南海也風一也而不一也為凱為谷為融為閭闔為不周為廣莫隱隱絃絃者彼何聲邪其牛鳴窮邪其奮往而

不知歸者邪。雖然有土焉有水焉有石焉有大叶焉。石英也。鍾乳也。甘遂也。大苦也。牛溲也。敗鼓也。參朮也。赤白之朮也。溫涼益損之異施也。為根為莖為枝為葉為華為實為皮為核為首為尾為顛為末。為中身為要節為近水為附石為精粗為厚薄。其性之一出焉而異宜也。食之使人壽善而光榮。或鬱滯而蕭索。道之所居。氣與居之氣浸假而有象。象浸假而有數。道也者不貳者也。數也者不一者也。奇零也。參差也。自一而長之。以至於無窮也。其可以道里計邪。夫彼司化者。亦乘於氣數之中。而不能以自主耳。非其能為不齊而不能使之齊也。鷹為鳩。鵲為鶯。田鼠為青。臭蜻蛉為捷。末蛾子之為蠶也。蠶之復為蛾而遺其子以死也。非蛾之與蠶所能自止也。結璘與鬱儀遇於青冥之野。鬱儀謂結璘曰。吾與若御此輪也。自始有之。而御之者數萬年於今矣。而未之或改也。結璘曰。若欺予哉。若今所御之輪。非若昨所御之輪也。吾今與若言。若之輪。非若與吾言。若之輪也。鬱儀曰。若

何以知之。曰。以吾之輪。知之。於是兩人相視而嬉。曰。吾知之。若亦知之。彼外人不知也。

儒者真實之理。莊生奇幻之文。道不二而數不一。是一篇之主。却用作中紐。以上說數之不一。是橫說。以下說數之不一。是豎說。局陣亦奇。

養性

均是人也。或則聖。或則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天乎。曰。其所以降稟不猶者。天也。君子不以為天也。然則性果有善有不善邪。曰。性之原於天也。無不善也。其在於人而不善者。以生也。是故其人之不善也。非性之不善也。天下之物有美者。則必有不美者。以賊之。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非性也。賊性之性也。是三者。天之所以與我。亦非有不善也。其戾戾乎其意之可以為不善者。任乎人。而不善者。以生也。口也者。善天下之味者也。味可嗜也。吾口遂於味。而口之性以賊也。今夫馱馱前之以楸飾。而後之以鞭策。放而游乎五達之衢。雖有蹄齧之能。不足施矣。聖人之於味。與我同嗜也。聖人之於色。與我同視也。聖人之於聲。與我同聽也。聖人能不賊耳。盡其性。治其賊性之性。目視色。耳聽聲。口飲天下之肥甘。使其為吾賊者。皆以為吾用性者。主賊性者。奴也。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八

其筆之堅瘦足以達其意。故文境清如秋水。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九

達命

吾分之所宜然不容以不盡也。吾為之為之而有不
利勿問之矣。非吾分之所宜然不可使之加身
也。吾必不為之不為之而或有利焉。勿問之矣。理
也。者有定者也。氣也者無常者也。氣坎然迴薄於
太虛之中。有陰陽則必有清濁。有清濁則必有善
惡。因而鼓之以為生物之機。則必有吉凶。陽善之
氣。天與人以類相召。不期而相遭。陰惡之氣。天與
人以類相召。亦不期而相遭。天未嘗有心也。遭之
者或。不以其類而奇零參差不齊之數起矣。故曰
非人之所能也。吾觀攻剽劫奪不避金鐵之誅。毀
肌膚而斷肢體者。皆若有所不獲已。則其所以至
此未嘗不出於天。而天將有以辭之。不任受矣。今
之人莫不言命。其將謂伯夷不得不廉而盜跖不
得不貪邪。使知命者日立於巖牆以俟之。嗚呼其
亦無是理也。

精理為文

心知

東海之產有鉛松。惟石焉。吾未之見也。不得而知
之。西海之產有鏐鐵銀鏐。馬吾未之見也。不得而
知之。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方名器數之委曲而繁
多。吾未之見也。不得而知之。然則心果塊然獨守
於方隅乎。曰。是其施之不能以驟及者。然也。盈天
地之間。皆吾心也。是故為吉為凶。為悔為吝。人物
事為之變。苟有先見之微。則吾心必覺之。然而朱
黃黼黻之色。蔽吾之明。琴瑟枳梧鐘鼓之喤。喤亂
吾之聰。山海之珍異。與吾之口。椒蘭苾芷之芬香。
朽吾之骨。疏房邃宇。使吾之盤樂。而燕私。吾昏不
復能覺之矣。惟天下至誠主之。以中正無妄而常
虛。故其心之幾。與天地之幾常出於一。是惟無觸
觸。則知焉。吾有友在吾家數百里之外。時其相遇
則先是夜必夢見之。夫天下之人。蓋無一不在吾
心。蘊蓄之中。而未嘗與之相接。則兩人相與之幾
伏而未作。其精神不足以相維繫也。吾友之於吾
如絲之牽也。如繩之引也。如水之循行乎故道也。

其可知也已。夫彼之過我門而造訪也，必其心意之相屬，其幾有先至於我者矣。方吾旦晝之間，紛華縟飾，囂然沓至於耳目之前，出入之無鄉，往來之無常，漱水而使其光燭，鬚眉必不幾矣。日之夕矣，羣動其皆寂矣，而息浮深而百為無足，以相侵飲。吾之精約，吾之神飲之，又飲約之，又約而廼返其真，真則覺矣。嗚呼！此至誠之心也。

發前人之所未發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三

天道上

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昔之人知其然，顧以為勸善而規過，故為是殃慶之云，以警愚昧。然不以為憑也。謂天之愛人甚矣，生百穀以養之也，而又生之螟螣以害之，生之雞豚焉，而又生之豺虎焉，生之絲枲以為之衣，生之文梓豫章以為之宮室，可不謂愛之乎？生之雀鼠以耗其困，倉生之蠶蚤蚤，蚤以危其寢，寐可謂愛之乎？毀璣以為礫，而崇墨以為朱，乎駕駑駘使馳千里，而騏驥服監車乎？蔡藿不糝者，回憲而馬醫洒削，長使之有餘乎？鄧攸其無嗣，而五子乃在，登徒乎水固，有不能溼，火固有不能燥也。人固有不可知，天固有不可曉也。祖有功矣，而功可恃乎？宗有德矣，而德不刊乎？為粥糜以食，餓者而已，且啼饑分緼，廣以衣凍夫而已，且號寒乎剝，像設之腸而神不能加之罰，掘陳人之冢而鬼不能肆其殘乎？禦人於國門之外，使之抵罪，而貪慄以逞者，世守其官乎？大武之下，蟻或亡矣，而人不顧也。大禋之下，人多斃矣，而天不憐

天道中

也彼蒼蒼者其積氣耶彼隆隆者其積塊耶彼物之生且死於其間也其亦有欲其生而生欲其死而死者耶其無乃生者自生而天究不知其所以生死者自死而天究不知其所以死耶貴者自貴而天不知其貴賤者自賤而天不知其賤耶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人物也相與同薄於宇宙之間適會其高者機也而高矣適會其下者機也而下矣有明則必有晦也有隆則必有替也有興則必有廢也吉一而凶悔吝三也日之食也天不能使其

海峰文集卷一

古

其不食也星之隕也天不能使其不隕也其偶而崩也而天與之為崩其偶而竭也而天與之為竭天天方自救其過之不遑而又奚暇以為人之窮通壽夭耶吾故曰天道蓋渾然無知者也

此文欲合莊騷而一之前面哀怨之音可續天問卜居後面揮灑曠逸又渾似南華咳唾

謂天之渾然無知則將避善如免趨不善如驚一任殃慶之自至乎是又不然夫所謂天道無知此特天之未定者也君子道其常天穆然而深厚其於物也清者濁者靈者蠢者無分於善惡無一物而不生也猶父母之於子也無分於智愚賢不肖無一人而不愛也有聖人者為天地立心於是始有賞善罰惡之權以為天補其所不足夫所謂天者何哉宜然而已矣數雖不可知而天之宜然者無不可知作善不必皆降祥而善則宜其祥作不善不必皆降殃而不善則宜其殃人猶有情之可通而天者執一定以相繩春則必生秋則必殺彼皋陶之為士亦若是而已草木有當春而萎死者而天所以生之之意固未有改也亦有至秋而華實者而天之殺之方隨其後也夫鳥獸惟無知故父子聚麀雖當衆睹衆聞之地而恬不知愧人之鳥獸行者必在幽暗無人之中其知之則以為耻故人之為不善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己之心不

海峰文集卷一

五

可以欺心則不可以欺天。天者何也？吾之心而已矣。今夫傑猾之民，乘時竊位，怙寵立威，黷貨無厭，其有稍異於已則黜之，甚則夷滅其宗族，慘戮亦至矣。而康寧壽考，令終者不可勝數，彼其心見以為當然，與鳥獸之聚麀者無異也。彼以鳥獸自為，則天亦以鳥獸畜之而已。士君子有闕蚤夜負疚於心而不寧，能逃天之誅，不能逃吾心之誅。天之誅有時至，即有時不至，吾心之誅寤寐寢興無一時去於吾之側也。而將何以堪之？故夫蚤夜負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六

疚於心而不寧，富壽康寧之所去也。且夫朝廷之法，知而犯之則罪加一等。天地雖大，鬼神雖幽，亦若是則已矣。有志之士，其將何從焉？

天道渺茫悠遠，却鞭辟向裡，即吾心理之當然，說得十分可畏。

天道下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文言之言也。文言之言，歐陽子不以為孔子之言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文之言也。古文之言，儒者不以為尚書之言也。南宮适曰：「羿、杳不得其死，禹、稷終有天下，而孔子不答，其不答何也？蓋以天無心也。其禍福偶中之於人，而於其人之善不善，未必果以類應也。故謂适之言為不然，則何以勸天下之為禹、稷而懲其為羿、杳者？謂适之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七

言為然，則又何以解夫為羿、杳而得其死，為禹、稷而究不有天下者？此其故皆不可言也。不可言，則亦以不言者言之而已。古之聖人，以為吾生而為人，善所當為也，當為者為之而已，不計其慶之至也。不善所不當為也，不當為者不為而已，不計其殃之至也。為善固宜，其慶也慶不至而為善之心則甚慊也。而謂其必有慶者，愚也。為不善固宜，其殃也殃不至而為不善之事則難掩也。而謂其必有殃者，妄也。孔子、孟子之於人，其所以教其為善

而禁其為不善者多矣而未聞有以禍福誘之者為善為不善可知也而禍福則不可知也為之者我也禍之福之者天也我則自勉之而天何容心焉雖然嘗竊疑之三代以上道出於一故其天可信三代以下道出於二故其天不可信者天之有道也不可知者天之無道也天下有道則道德仁義與富貴顯榮常合天下無道則富貴顯榮與道德仁義常分是故衰亂之世其達而在上則必出於放辟邪侈其修身植行則必至於貧賤憂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六

戚三代而上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文武若是者必起而為君曰稷契曰益尹曰旦奭若是者必起而為相降而至於小善一藝之長莫不起而在庶司百職之任及至周衰孔子孟子之生而天下之勢變矣賢能者竄伏於下而不肖者恣睢於上智詐自騁頡頑不仁怙勢襲威無所顧藉物產靡敝而苑囿崇侈民力竭塞而畋遊無度啗膚啞血其鋒銳於螽蟊而深居高拱憫然自以為堯舜焉當是時天下之人趨利如鶩走勢如歸安知有仁義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九

以居其位之為貴安知有廉恥以食其糈之為美茫茫乎大造夫孰知禍福之門勝負成敗之所分故夫三代以下其上之於民名為治之而其實亂之其天之於人名為生之而其實殺之也若是者何也天至是不能自司其權而以其權授之於地也地也者此盛則彼衰東替則西隆環生迭出互為乘除自近以至遠由中以達外者也夫天以福善禍淫為其道然而地值其興隆則淫而得福者其恒天不得而禍之也地值其歇絕則善而得禍者其恒天不得而福之也蓋地之方興則強大者皆出於其間而天下有道則其地之強大者皆有德而賢天下無道則其地之強大者皆無德而不肖故世治則強大附麗於賢德以俱行世亂則賢德別離於強大而獨立是故漢帝興則蕭曹樊盧從之而俱興明祖奮則徐常李鄧從之而俱奮夫蕭曹諸人豈其有積德累仁宜為侯王將相者哉當其有道天與地同司其令聖人中處其間輔相之而有餘及其無道天不能以自主而使地獨持

其權賢者不幸生其時則自為謀而不足古之聖人其生非不由於地也而道合於天故能興起在天子之位後之賢人其生不可謂非天也而不得其地故阨窮以終其身夫地之道日以崇則天之道日以卑積而不反數十百世之後其必有人與物相易而為其貴賤者乎夫青烏之書葬經之言猥鄙不足道而後世宗之更千百年而信奉之彌篤彼亦有見於後世之天不可知而依於地者猶為可恃也哉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二十

宏放至此乃見大家本領

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邾子有養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為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為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二

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為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啟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為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為事為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為能吾以為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為其無父無君

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為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為營營之大盜？至袿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閨，是亦不可以記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眾起而罪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為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為似曾子，似子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為似子貢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為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岐趨異說，若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爭辯者世風之愈下也，而自託於羽翼聖道，夫聖人之道皎如天日，何賴汝等蜂蟬之爭？

慎始

天下之事，惟其未有以倡之，有一人倡之於前，以至比閭族黨之間相效而成俗，此不惟中材庸主不能以威迫而勢禁也，雖使聖人持之，且將無以善其後，是故古之善為治者，不恃法而恃禮禮者防之於未然，而法者禁之於已然。夫既曰已然矣，而又安能以法禁之哉？昔者儀狄造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禹之惡酒也甚矣，使其可禁，則禹將申一令於天下，曰：必無造酒造

海峰文集卷一

論著

酒者有刑，然且曰：後世以酒亡國，知天下之既以有酒而勢將不能以復止也，勢不能以復止，則不惟不禁之，而且因而利道之。周公之制禮也，非酒不成，而加之以百拜之文，是以終日飲酒而不至於醉，孔子之酒無量而又曰：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夫以周公孔子之聖而生於有酒之世，不能不飲也。況里巷之愚民乎？秦漢以來，有志之君思以為足國之計，所以禁民之釀酒者，蓋亦無所不至矣。然其效究何如哉？且夫舉天下之無味而辛苦